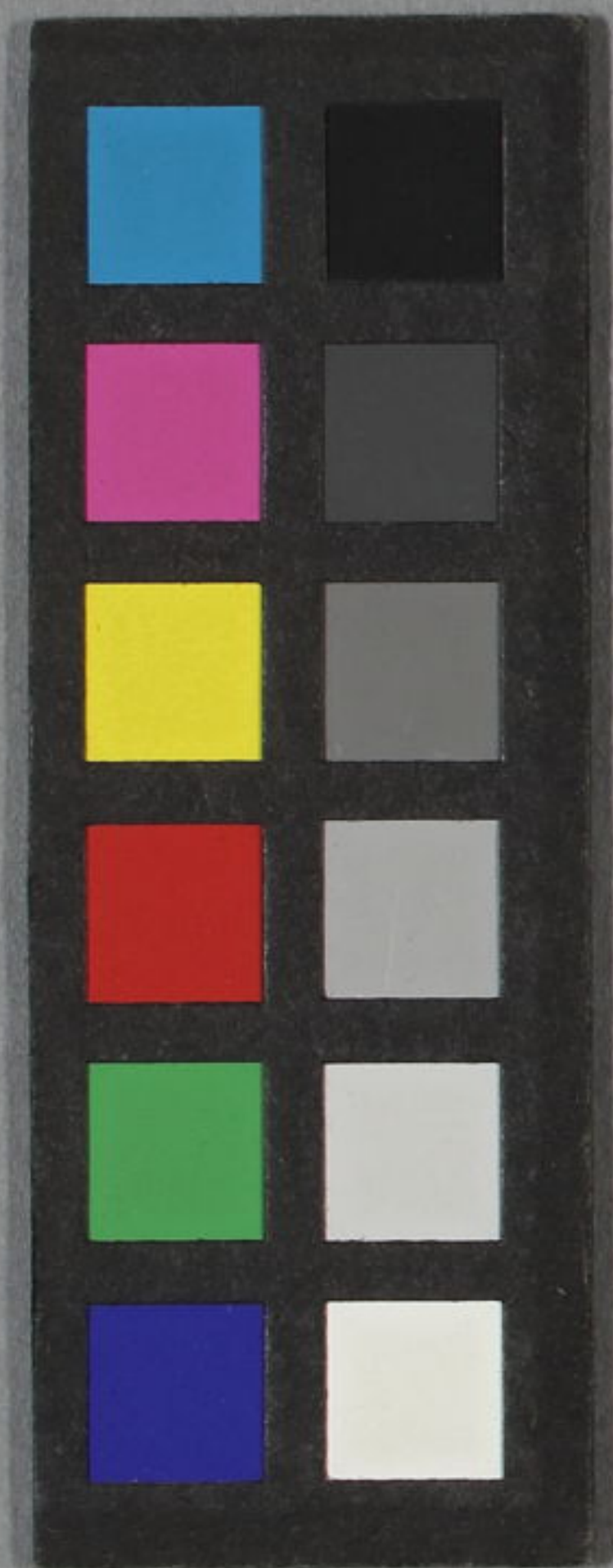


七修類行

事物類



門 加³
號 119
卷 17

七修類稿卷四十七

明仁利郎瑛仁實著述

事物類

玉華山樵

金華府東陽縣東山永樂初有自稱大呆子性天然者寓其間儀容俊偉趣識超卓惟披麻戴笠不服常服槃桓於山南村落與之遊飲者每得其詩畫詩畫雖未過人亦不塵俗將死囑主人曰歛吾屍懸於林木足矣主人卒葬之其邑里姓名終莫知之子嘗見

其歌及稱王姓者曰宗兄是必王其姓而建文朝忠臣也太宗旣御隱其名於深山觀其時在永樂終身披麻號曰性天然大呆子可以知其心事矣然難必其是否觀其詩可哀也因述其事錄歌於藁歌云七年艱難走閩越日夜思親鬢成雪回頭往事付空花形影相隨衣百結當時恨不早見幾扁舟一掉江南歸西風塵土障天起秋水鱸魚空自肥卽今寄食荒村裏佳士出迎常倒屣當歌對酒忍暫歡握手論心愧知己老懷豈能忘故山神遊往往於其間爲君寫此轉淒惻片雲零落何時還時或又號玉華山樵

九仙靈夢

先達朱士容海弘治間任興化府同知其妻有姪求夢於九里湖夢一吏持文冊上堂則曰此舊科舉案也開板視之惟一魁字詳夢者皆以必生男子後當中魁已而果生男遂名魁兒殆弱冠日記千言皆以魁解目之矣年二十忽病將危自曰魁字二十鬼吾其休矣不數日果死予義姪夢求終身事得二句詩有田不耕倉廩虛有書不讀子孫愚予謂此貧賤耳

今果然湖仙靈異最多此特知之真者

馮提學扇詩

弘治間姚江董學憲副馮公蘭有同年嘉禾侍郎屠某相遇錢塘屠談往與東郎中計奏事曰東已死於軍妻子流落予官尙未艾乎繼而出棋局扇面索題馮援筆曰白雲堆裏四公亭亭下只遺空石枰相逢莫自誇高手一遍輸來一遍贏屠遂默然此亦善誚歟

楊墳

宋楊和王沂中三亡之墓在湖州德清縣界於錢塘予嘗親至其地碑盡零落墓必發掘一庵一觀乃香火院也其道路橋隄門壁柱礫皆巨石所成觀其規模亦大矣欲其爲百世計耳聞國初蘇州有尙書楊翥乃其子孫而成化間有僞爲尙書之裔來認者爲土民沈昌題詩於館結有慇懃寄與賢公子曾見崇禎拜子儀之句遂去不復再至近於里人楊氏家見有高宗與王之札十有九孝宗者十有二與其子樞密者又八焉辭多軍旅之事間有問疾賜藥者其石

刻誠有飛躍之狀難得之筆也墨跡恐其贗本又有碑文譜像自云王之子孫聞亦偽尙書之類歟

墨

後漢李尤墨硯銘云書契旣造硯墨乃陳則是有書契卽有墨矣予恐特有其名或煤炭之類耳不然何不見之於書史至漢尙書令僕丞郎月給隃糜墨二枚似方有墨也至於五代則專工而精緻矣蓋後梁南唐前後二蜀其主俱好文事各地置筆墨紙務之官故梁有張遇唐有李廷珪父子蜀有李仲宣皆著

名當時傳流後世形製多圓而面則或龍或盤絲者迨宋之潘谷陳惟達所造亦不減諸人也世止知有李廷珪者由秦少游有廷珪之墨潘谷拜之而顯耳今徽州出墨亦由廷珪家歟旣已顯著地遂同業焉

天竺觀音

杭天竺觀音像晉天福四年僧道翊一夕見前淵有光視之得奇木詢人不識也因命匠者孔仁謙刻觀音大士像今俗云沉香非也墨談以像爲元木取置燕之玉河鄉建寺名觀音以奉志云匿井恐墨談所

考多真如金陵志公泗州僧伽真身亦爲取置北京
慶壽寺爲聖容殿可知矣其廣大靈感之號皆宋世
所加因其靈異累朝所賜士民樂施龍章鳳輦珠貝
金玉設硃紅一小殿厨以貯予幼時曾見大珠數顆
珊瑚樹大小一株玻璃瓶蓋各一瑤冠一頂聞舊尙
有玉觀音玉鐘諸異寶乃成化間爲奸人王臣取去
今併所見者亦無矣然其香火之盛至今不替

墳陵有數

承天府獻皇陵寢之地其南五泉之野古有曰天子
墓今俗呼其地爲天子岡夫荆郢自春秋楚莊稱霸
以來代有竊據者然而未嘗埋玉我朝曾封郢王及
府而薨今則終於獻皇而生今土豈非其數耶杭南
山邵皇親墳之原基法因寺也寺後山壁有溫公篆
易家人卦於上遒勁可觀寺前通衢地名太子灣也
其寺乃五代錢文穆王所建歷世殆五百餘年豈知
毀於嘉靖庚子然而家人利女貞五爻聘納后妃之
吉占又地以太子名遂成戚里之塚又非其數也耶

楊墳

天順間有楊填者精明漆理各色俱可合而於倭漆尤妙其漂霞山水人物神氣飛動真描寫之不如愈久愈鮮也世號楊倭漆所製器皿亦珍貴近時絕少人惟知其絕藝不知有士人之不如者天順七年錦衣指揮門達朝廷委以緝事理北鎮撫司事權傾中外意惟李閣老賢袁指揮彬嘗得進言上前去之惟吾而已於是摺據袁之數事奏之遂拿袁彬下獄考訊苦楚莫能自白時填憤然曰朝廷設科道欲其理冤輔政於此不言可乎獨上疏論救達并擒楊下獄且逼其供爲李閣老所嗾楊懼考死于獄乃証達曰此實李教我但於此招實無證見不若會請多官廷鞠待我言之庶使李無辭矣明日達如其言奏上會衆邀李出閣於午門前聽對楊既環視左右大言曰死則我死我何敢妄指人我市井小人如何得見李閣老實是門達教我達失色無言於是李尤見重於上袁得從輕楊亦免下獄矣嗚呼此與張說之證元忠不殊說何人哉填何人哉視當時科道何如哉是可以一藝者目哉此可見古人一藝成名者亦由

聰明人品之所致豈近時工作者同哉

明天淵

元明濬字天淵胡人也世祖朝明安之後髯長數尺
仕元爲學士元亡削髮爲僧改名來復見心而髯如
故太祖既有天下召至怪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
出家爲僧吾亦任汝然去髮留髯亦有說乎對曰削
髮無煩惱留髯表丈夫上笑而遣之後承詔賜食謝
詩云淇園花雨晚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闕下彩雲
明雉星座中紅帶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盃醴
酬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誦陶唐上見
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爲友朱耶又言無德
誦陶唐是謂朕無德雖則欲陶唐誦我而不能耶何
物奸僧輒敢大膽如此見心遂玉筯雙垂圓寂於丹
墀之下今有蒲庵集行世亦可謂忠於元而得道者
也惜元史不收

王天碧

仁和王天碧澄號雪村幼攻詩書有趙法里甲報吏
名於有司藩司因辭而怒焉撥授處州府架閣庫役

既遠而冷也不得已就之一日因題馬一絕云一日
行千里曾施汗血勞不知天廐外誰是九方臯書府
門深恩闕府主見而問焉衆曰小吏王某筆也召而
詢曰汝曾爲弟子員耶對以農民太守駭而試以南
山晴雪之題雪村信筆呈云雪霽南山正坐衙瑩然
相對兩無瑕瑞光曉布三千里和氣春生百萬家未
可擁爐傾竹葉品須呵筆咏梅花豐年有象皆侯德
五袴歌謠徧海涯太守大喜遂集府佐諸子弟而館
之命人代其吏事一日太守至於館見課簿有對曰
三箇半鐘酒半酒一邊雙陸陸雙星又曰嫩竹似村
姑遇節畧施輕粉殘梅如老妓下梢猶帶餘香因擊
節嘆曰有才如此不獲時位豈非命乎自是日得親
幸名聞士夫逮役滿歸杭杭憲使聞而請代文移視
太守尤敬之自以出入公門不雅堅辭以疾日與文
士往來於湖山惜不及下壽而終有羹藜集傳世子
一槐今爲員外郎

鄒頤庵

宗伯鄒頤庵餘杭人在姪時父爲春坊庶子英宗

皇帝一夕有夢召曰官占之奏曰此大臣生貴子之兆也上問廷臣唯幹父奏曰臣婦夜生一子乃頤庵也上喜特旨每月給米一石及長登進士第累拜至前職年七十力求致仕又五年始得歸仍勅所在月給俸二石輿夫四人所居置東西二院以貯歌舞日爲樂焉自懸弧以至易簀終祿養亦有窮經白首而不得一粟者彼何人哉

宋后道服

宋高宗之母章后今仁和學生員章朝恩乃其裔也有譜像於家方面豐頤鳳目龍額衣冠乃道人者也有上國忌一行章開之祖先云后北歸至臨平因問何不見大小眼將軍人曰岳飛死獄矣遂怒帝欲出家故終身於宮道服也又云今皋亭山神道路乃后之墓處予考史則云攢之永佑陵之西意此神道路或家廟耳度宗后全氏廣額鳳眼雙眉入鬢然所衣亦道服其像在新市民入蘇琪家蘇亦全之裔也國亡變姓據蘇以祖父云此像乃后久北時手寫以遺族名子考史后入燕爲尼於正智寺而終則道服正

宜第行時何卽畫此此必後傳之者也

琢齋先生言行畧

琢齋先生姓李氏諱璧字白夫廣西武緣人也弘治辛酉舉鄉薦壬戌以一榜署教浙之蘭谿正德丙寅起復補署仁和之教歷癸酉九載考績天曹以其才能授四川劔州知州嘉靖甲午陞南京戶部員外弗及任而卒焉嗚呼先生之在仁和最久瑛得其教之深而知其學行也今讀當世大賢之文稱先生者又不少惜伏草莽不能盡知先生兩任之政教獲先生之狀銘風聞子孫微矣謹以所知者述之于藁證諸名公之言俟知其悉而有力者傳焉嗚呼昔歐陽公之作五代史閔負才立義之士沉淪下位恐致泯沒遂爲一行傳以傳之近代名臣言行錄布衣之士紀爲一例先生位已郎官學有成書政有成績世有名言不傳于史可乎因爲言行畧

先生貌古心易學博行謹嘗以己心爲嚴師有古人置黑白子之事謂古禮不知如不學也窮心于三禮之經謂古樂不知如無耳也特詣太常以求禮器謂

天文不知如不識字也特拜靈臺郎以學之以學宮
石經載之志而古所遺也則諍留常道甘心受責以
冠射之禮久廢士難成德則勉諭生徒時以習之以
禮鐘鑄非其制則改作以復古音以門生貧不可學
學舍敝不可講則皆出已財以資之葺之至于闢學
正路構亭積書刊科貢之榜立題名之石釋奠有議
諸鼓有銘雖皆公餘細事罔非克慎厥職無愧于師
之道

先生好學能文而操行謙謹士林皆愛重之

見章句

氏家
乘序

端重不苟詭隨徧交當世之士欲求超然遠覽惟古

是程者舍白夫吾誰與歸

見張布政吉
李氏家譜序

先生敏而好古嘗病鄉射儀節未備又以詩有燕享

通用之樂而無聲譜爰自考定皆有成書可誦此非

俗學之士所可爲者

見邵尚書寶
李府君碣

孝哉先生敬其親及其所樹况其親乎夫然後可謂

之子夫然後可謂之人

見湛尚書若
永敬止園記

白夫孝親悌兄極其純篤自筮仕以來直躬率士有

古胡瑗之風鄉人自蜀者言劔州民戴太守如父母
路遺馬策人不敢拾然此亦白夫之細耳白夫志邇
伊洛道存明誠

見呂大卿楠
李氏家廟記

先生之爲人身小而量洪年少而學富貌質而心腴
禮恭而氣直言溫而行方善下君子善處小人故君
子愛而敬之小人亦不得以非禮加之

見鄭通判曜
登雲別意序

先生冠服之樸容止之莊言議之確坐久而神益定

類古有道之士
見鄒少卿穆
送知劔州序

先生天分甚高篤厚而好古遇事確有定見講不吐

薰濡德化靡不心醉而悅服

見陳府尹良器
懷思十咏圖序

鳥詞兆元

吾杭吏部侍郎李子陽曼號東崖少有文名未第成
化庚子秋試八月二日李與同輩入學晨參忽五色
一鳥飛入明倫堂盤旋不去諸生皆驚衆觀竟棲止
於梁間凡二日乃去衆以此殆文明之兆歟東崖爲
詩慶之文采翩翩世所稀講堂飛上正相宜定應覽
德來千仞不但希恩借一枝羨爾能知鴻鵠志催人
同上鳳凰池解元魁選皆常事更向天衢作羽儀是

歲東崖果以易經發解明年下第春官癸卯冬杭西
域人瑣懋堅以謁金門詞餞云人繫着畫船馬披上
錦韉催赴瓊林宴寒鴻聲裏暮秋天綠酒金杯勸畱
意方深離情漸遠到京師應中選今秋是解元來春
是狀元拜舞在金鑾殿已而甲辰廷對果魁天下一
鳥一詞豈非先兆歟

宋朝試錄

宋朝科舉之日試士之題取士之數各朝不同載於
文獻通考可知矣至殿試復有黜者而禮部所取第
一人殿試唱過三名不及則越眾抗聲自陳必得升
等若奚春卿歐陽公是也今節錄南宋二次殿試於
左餘可槩想也北宋料不大遠進士凡五甲每甲名
數不同大畧第一甲少也文公之科共二百三十人
文山之科六百一人會試鎖院二月十二日十八十
九二十則試詩賦論策爲三場二十二二十三二十
四又試經義論策爲三場四月初三日御試策一道
文公之科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賜狀元王佐以下
及第出身同出身十八日赴宴二十六日各賜錢一

千七伯貫二十九日朝謝五月初二日就法慧寺拜
黃甲敘同年謁廟反至初五日也文山之科五月二
十四日賜狀元及第六月一日期集所賜錢七日謝
闕十三謁廟二十九日賜宴與詩七月一日再賜小
錄錢如前四日拜黃甲敘同年又在禮部也籍貫之
下多添里分外氏小名小字并科舉幾次則同也錄
存紹興戊辰寶祐丙辰二科者豈非以其有朱晦菴
文文山之故歟

食用製法

磁石引針螵黃解漆物相生制有不期然而然者予
嘗讀之傳記聞之長老或自己經驗者錄之于左以
俟欲爲其事者之便也雞頭煮者以防風水浸之經
月不壞生者一斗用防風四兩換水浸之可以度年
鷓鴣之膏塗刀永不鏽杉木炭畫路則螻蟻不敢過
矣鹽酒螵每一器十隻用皂莢半挺置中則經歲不
壞好鹽中用皂莢十中雖簾籠盛之無滷矣衣帛爲
漆所汚以麻油先漬洗透令漆去盡却以少水溶開
水膠洗麻油頃刻可盡蓋膠性與油相着卽如米泔

桐油亦然油污衣服用滑石末糝于上隔紙用火熨
斗血則用蘿蔔嚼細旋擦卽去絹紙畫上墨跡用燈
草漬水洗可去山查子和水浮炭同盛過時色不變
而肉不壞犀角羚羊角先鎔爲片復以紙裹置人懷
中久之出碾卽爲末也乳香先置縫隙中半日又取
指甲三二片置鉢中搗之不粘而易成末矣碾兔絲
子撚紙條數枚寘其間則馴帖成粉香附子先去皮
毛炒之焦熟而後投于水內候浸透漉出暴日中微
燥入搗臼應手糜碎艾葉柔軟不可着力入白茯苓
三五片同碾則卽時爲末衣服梅黛烏花處用梅樹
老葉同擦洗卽落銅器舊黑用香餅末和醋塗過夜
明日水草一洗卽新矣好香油浸生鱗魚雖盛暑中
經月不變又蒸過乾冬菜同肉炒亦然不出氣煮酒
腳塗靈璧石其黑如漆洗之不脫缸裂縫先用縮定
置于烈日中仍用炭燒縫處極熱却用好瀝清末糝
于縫處令其融液入縫待滿更用火烘塗開永不漏
矣近用鹽生補亦妙橙橘藏綠豆中不損收臘月冰
雪水浸諸般青瓜果可久酸酒每罇用鉛一二斤燒

極熱投酒則酸氣盡去墨污衣用杏仁半夏生白果
隨一味搗爛揉少時水洗則去垢膩者用蒼蓬灰或
蘿蔔豆稽灰汁洗卽去喂鷄鴨以土硫黃研細拌食
卽肥鷄下卵時食內夾麻子喂之則常下卵不抱矣
肥皂淹鐵索過時可斷葶薺淹銅過夜卽爛用染坊
淋退灰曬乾埋藏黃瓜茄子冬月可用用好錫打罐
子裝煉好完橄欖入罐重紙封蓋縫可至夏也木槿
葉揉汁浸絲絡則不亂清水揉梅葉洗蕉葛衣經夏
不脆以艾葉投燕巢不復來貓不可過揚子金山過
不捕鼠矣蛙鳴聒耳以芝麻稽磨碎順風撒去則禁
駝糞烟可殺蚊蟲壁虱槐樹生蟲插鼓于下則盡落
青石不可以蘆束置上築之必碎蘆席蓋硯經露必
有痕珠子不宜近鐵器栢木尸氣故婦人帶以弔喪
多爆碎牛骨置池中水不涸也曬乾葶薺爲末炒猪
腸不宜蓋鍋熟時少烹白酒脆美有味

三元先兆

弘治庚戌科南直隸錢福狀元斬貴探花榜眼則廣
東劉存業也殿試未揭曉時斬以明瓊卽儼六枚禱

于神前明早欲擲以決先後翼日適錢與謙至亦欲與擲明瓊靳不得已告以昨故錢喜曰當與子賭也下擲則錢乃六紅靳乃六綠二人皆喜後錢果中狀元靳爲探花而劉則舊嘗有夢無福中狀元有福中榜眼是歲應之

真如貓

杭州城東真如寺弘治間有僧曰景福畜一貓日久馴熟每出誦經則以鎖匙付之于貓回時擊門呼其貓貓乃含匙出洞交主也或他人擊門無聲或聲非其僧永不應之此亦甚異也

三福建

韓世忠揚子江戰兀朮已破膽矣閩人王姓者教以土實舟射火箭遂得脫去至今人恨之矣德祐降表無人肯任閩人劉褒然爲之繼此行省稱賀表文實難于措筆也亦閩人陸威文曰禹貢之別九州冀爲中國春秋之大一統宋亦稱臣辭若可聽意或有垂乎不憐宋而甘心于元事誠可惡特亦偶然皆閩人也

萬安劉氏

昔蘇子作三槐堂記以忠貞積德而子孫世享其爵
自以所聞所見而考之審矣予于萬安劉氏亦然也
劉自永樂來有諱廣衡者為刑部尚書于成化初子
喬弘治間為湖廣布政孫玉嘉靖間為刑部侍郎元
孫唐巖公今任浙之布政未艾也皆以進士至二品
一榜蔭職腰黃者不計焉然而起自有司者則民為
之建生祠刻木石功德為之足紀也見歸安輝縣嘉興府出臺
院者則力為之劾權奸捍逆藩死生為之不計也見

劉瑾之疏赴
安慶之變

至於文章德義種種莫述自一事而言

尚書公一語而活鄧茂七之非黨數千侍郎公兩督
學政成就人材至今稱焉此亦傳之人而載之志矣
嗚呼常情論之祿及四代世已少矣俱為大臣俱登
俎豆尤其少者也至于蒞政之所子孫過其地而感
德之民之孫子尚爾迎迓非德澤入人之深何能若
是哉嗚呼天道至幽而難感劉氏之志行有孚焉則
報之世祿之遠如彼矣人心至險而難孚劉氏之德
澤有加焉則報之愛戴之久又如此天人交感之道

何如哉噫予嘗聞其事矣得目其籍矣因亦有感焉
筆之以爲世勸

七修類藁卷四十七終

七修類藁卷四十八

明仁和郎瑛仁實著述

奇譎類

魂不赴體

予嘗觀奇怪之事於諸家有全然非常理者固可謂
異有深切於理者亦以奇怪記之豈非自惑於理歟
如薛用弱記裴孝廉生魂馳鬼馬類世多有之聊述
一事宛然如裴者復說其理以俟博學者正焉予友
會稽朱朝儀抱節子曰父友三卿某素公直見重鄉

曲凡有不平者咸取決焉一夕歸過溪瀨瀨中步石
子偶滑遂爾傾跌起卽淋漓奔家至則門已閉固隙
中見妻燈下紡績擊門高叫其妻曾莫之應私意曰
吾豈死於溪耶今爲鬼耶何幽顯之判如此耶復思
鬼可潛身從隙入以試之隨到妻所遂擲剪刀拍
妻之額妻驚駭叫兒口稱頭痛滅燈以寢某惶懼知
已爲鬼矣復出號泣走懇當境土神神曰汝素忠直
可隨吾來至溪見形浮水面神令閉目推墮於溪遂
覺之起視其地已非渡所屍流數里而天亦昧爽矣
歸語其妻昭合夜事予謂陰精陽氣聚而成形陰血
爲魄陽氣爲魂魂升魄降散則死矣當其未散之時
或驚死誤死一旦魂離於魄奔走四出不知其爲死
也何也心震神馳不復檢究雖同夢寐豈如偃臥安
靜神清氣融自可以反其形耶抑或氣盛知死而不
能反此却作狂依附遂乃爲祟世傳有鬼者又非是
耶然久則散去故世間有鬼處後却無之至於善終
者無復言鬼蓋生時病已磨滅精靈死卽魂散若三
卿者一驚魂出生氣全在故乃如此使不復屍卽所

謂鬼矣此自然之理何必爲異土神率領之說亦理
所有蓋此具在祀典安有不當死而忠厚者神不食
哉

前知事蹟

予觀書每見先知之事以爲如山人之辦茶果康節
之議後事心虛之說此則非一日也又思史稱榜里
之智足以知身後之事及漢滕公掘地得石槨有三
千年見白日之說則三代以來已有數學事乃一定
但習之者特先知耳因節畧數條併錄於左以見代

皆有人人目不知耳臨陽帝命麻叔謀開河至睢陽

宋司馬華元之墓開穴漆燈棺帳過風皆化爲灰一

石銘曰睢陽土地高汴水可爲濠若也不迴避奉贈

二金刀

後麻叔謀被
砍爲三段

又掘至上源驛之東得一墓漆

燈煌煌啓棺其人如玉髮生過腹矣檢得一石銘其

字鳥跡之篆文曰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數滿一

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至

泥九更俟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謀備棺葬於城西

今大佛寺也

已上出
開河記

又衛先生大經解良人生而閉

門讀書周知歷象壽終葬於解良之野開元中大水
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以溉鹽田掘至衛先生墓得
一石刻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又開元中江南
大水玄宗詔馬御史往巡之至江南忽見道傍有墓
浸水公念之命遷於高原既發墓得誌石誌後有二
十言曰爾後一千年此地化爲泉賴逢馬御史遷我
向高原驗其年果千年矣記上出宣室志又江南保大中秋
日伏龜山掘得一玉函長二尺闊八寸中有鐵銘文
云梁天監四年秋八月葬室於是銘曰莫問江南事
江南自有憑乘鷄山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
安仁秉夜燈東隣家道關隨虎遇明徵字皆小篆後
後主國亡知之蓋後主丁酉年生辛酉年卽位至甲
戌年國破應前二句矣國破時曹彬按甲於城南潘
美統兵於城北借古人二姓以明之東隣乃指吳越
錢氏家道關是無錢也錢王弘俶小字虎子又甲戌
年亦舉國以入觀皆驗也又高氏據有荆南曰於山
庭鑿池得一石匣扁鑄甚固啓視中有篆銘云此去
遇隆卽歇至宋祖收元建隆國亡又沈彬郎中袁州

宜陽人卒之年自定葬地子孫發土至七尺有石片
 既啓下乃得石墓一所靈座花臺蓮花燈碗皆青石
 爲之鐫鑿絕妙又得青石銘曰開成二年開雖開不
 葬埋漆燈猶未點畱待沈彬來已上三事出採異記又宋祖築
 殿得石有篆書曰歲在中西汴京不守及徽欽北狩
 非申酉年殊不知後杜充去東京之年乃已酉也又
 嘉定中有厲伯韶者俗稱賴布衣精地理之術至廣州爲
 林某家看其先塋以今中衰者由祖穴向稍偏斜所
 至因發地得石有文曰布衣厲伯韶爲林某葬此千

載谷食之地後學淺識不可輕改徐視石與原土封

微不同耳遂捨之

出水東記

又至元十五年六月有軍

斷名狗兒者於杭北山橫衝橋壘土得一鍬券云鴈

門馬氏葬此後云至元十五六狗兒壞我屋

出武林舊事

又國朝景泰間洛陽兩農訟一石於府一云已耕而

得之一云出已土中知府令昇石來視則有刻曰大

明景泰乙亥知府虞廷璽爲我復興此窩其時正乙

亥府主南鄭虞廷璽也虞意康節窩遂爲建祠

出餘冬序

今省志所載無前十七字事恐涉術數而諱也又

正德駕崩大學士毛澄迎今上嘉靖之駕駕至藁城
過橋偶爾橋崩有碑出焉碑文曰橋崩天子過碑出
狀元來則毛乃弘治癸丑狀元耳又建文時程濟陝
西朝邑人四川岳池教諭一日詣闕上書曰某年月
日西北兵起國當有難朝廷欲誅之告曰請繫之以
俟其時不驗誅之未晚也至靖難兵興適符其言遂
釋出使爲軍師護諸將北行同退北軍俄有徐州之
捷捷後不知所之後人見其暮夜往祭徐州勦功之
碑亦莫知所謂也後文廟過徐見豐碑問以何爲者

左右曰前大將軍此人所立戰功次第統一姓名
者上大怒急令碎之復曰且錄碑中人名來至則碑
已鎚折錄其名則程濟之名正值鎚處而不可辨矣
後太宗登極照名誅之程得逃難始知暮夜之祭乃
禱之也予觀此事則知前之十一事者亦若人耳深
知理數但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不可違也

夜叉

嘗聞杭醫吳景隆之妻產一子而青面無髮雙角夜
叉之形產出將殺之遂被躍出窗外升屋而走吳集

家人用布囊捕之揮死予未信也後見吳樂聞私抄中亦載此事始信爲實蓋二吳厚友也

柴光

正德庚辰回回新橋鄧副使家灶下有柴一堆忽然放光如月之明照耀牆壁移置他處其光亦然如此十餘日方止後亦無他事

鼠報

吳文王事張元吉應祺嘗言家有一僕善捕鼠擒殺甚多一日睡熟微覺足痛以手捫之乃一鼠嚙其指也擊之不去遂拿鼠視之亦不去痛極乃殺鼠劈口方脫傷口太重血流滿床席矣明日遂爲一瘡膿潰經月痛楚而死苟或爲報應云

死者復生

吾杭崔家巷有漆匠杜鑑病死將月家人已置棺于野一日欲火之啓棺見屍不朽因細觀之胸中復有微熱但閉目不能言耳後月餘竟復生

五通攝人

餘姚郭姓民人新娶一婦過旬日適值元旦其婦粧

飾山堂欲拜公始行至竈口倏然不見舉家四野尋
覓不得後五日聞半死於山間家人往救問之但曰
被二三人拖扶而去只從屋簷上過至則相合如醉
夢中今偶日出予在林木中跌下視其鞋統裳襠皆
已破壞後或看守不嚴則又攝去矣不得已賣入於
新建伯家遂息人皆言五聖也

佛足生簞

桐樹園祥符禪院新雕佛像未彩飾內一座足底生
草如芝草上分二莖齊曲仰承二足其端如掌大色
間黃白發生之所渾然天成杭民爭往觀之侍御郝
公淵聞而惡之召責其僧簞遂枯死

錢穀能飛

吾友王蔭伯教諭銅陵時聞有王姓民初富後貧遺
空倉數十間一夕間風雨聲晨起視之則倉皆穀實
之矣而穀每粒有二微翼如糠粃然歸語予則表兄
諸廷佩曰予在山東日薄暮空中轟然有聲衆曰錢
飛矣明日詢之城隍廟後某家得數萬錢予始信蝴
蝶滿苑樹始不虛誕

猪肉生字

吾杭嘉靖七年五月間官巷口屠兒李姓偶殺猪吳姓者買去未及烹第見油膜內字文隱隱起膜視之則油上如印成之書四行其色如蜜其大如豆其文曰羸官手壁兩身敵功在鵠則廉矣初行五字第二行二字第三行五字末行一字共四行似前後尙有字焉乃爲衆分買而食之次此則親見者又聞嘉興正德間曾殺一猪背上三三母圖中有王字一箇亦不知何說也

參政夢

吳友參政陸原博溥居士政時得寒疾一夕見二卒挾持而去至一大殿有王者幾冠博帶據案麾曰此非所當攝二卒復引而退行見門樓一座門上有先輩詩援筆亦書一首回遇姻屬孫知府安趨前揖問孫以今日至此答之孫遂爲他卒扶去傍有大水漫漫心甚恐懼二卒隨推而下驚覺乃一夢也後家書至孫乃夢日死矣人以此非地獄之說耶陞正郎又夢侍飲王者一人飲畢王命盡賜席間金銀器皿陸

辭之王曰爾不受當與爾一參政陸心自以此何人
斯從者曰此與獻帝遂醒後數年嘉靖入登大寶心
恒以官必止於參政無何遷陝右參政赴任至靈寶
憩息分司間見軟門有先輩數人詩章因咏一絕書
之聞黃河近遂肩輿視之明日疾作不可進矣即沒
其地嗚呼陸豈知死在於參政耶題詩見水又知爲
死之日之事耶前定錄之說何謬耶人可以妄心求
耶

狐狸

山東多狐狸而無獠獠嘗聞狐狸成精能變男女以
惑人予嘉靖八年到山東以其事詢土人土人曰狐
每夜半即潛入貧家破屋至臥榻中出口受人鼻息
人覺聞其氣駭曰打皮狐打皮狐然不知其去幾許
矣如此久之便能縮形地不可進處亦能以進愈久
便能變化遂與民間男婦相淫亂各尋其雌雄以合
且善攝其財物以益主其所私者死復移他室人亦
不甚怪也有土工朱畱暮遇一夫自言欲爲人役話
間隨宋至家山錢沽酒對飲醉後睡去乃一純黑狐

也宋亦不驚破明發語宋曰汝無福吾之西關李某氏也李乃青州府吏其妻遂爲所染又石槽城李堯儒官也祖母爲其所染祖母死母復被之家有獵犬時或見之遂吠以噬彼則跳蹲於主身耳又張姓者乘車出西郭見一大追婦人飛來顧聞婦人乞以附車逐犬自言某地人張遂載以去抵家復求假宿張不拒而遂同寢焉閱數月自言我狐也今當去君明年此日見我於臨清某市張如期至其地見婦走索於市中喚之卽下同至一酒館歡飲數日資以白金百兩告曰與汝緣數足矣再勿相從張回不知其所向觀此則商人取以爲妾之事有之矣是皆見在之怪而臨淄一縣之民予親聞之也

沈氏魚

仁和四都民人沈浩父子橫法侵漁水利嘉靖戊子夏家人劈二魚已爲四片烹將食之其魚踴躍出盤者三鄰里來觀猶自蜿蜒沈曰是何怪乃爾吾食之食無一月卽罹水利之禍明年孰知長子又亡豈非天假魚以兆之耶

康節生死

邵氏聞見錄曰大父伊川丈人與李夫人山行於雲霧間見大黑猿有感夫人遂孕臨蓐時慈烏滿庭公生髮被面有齒能呼母七歲戲於庭蟻穴中豁然別見天日雲氣久之告夫人夫人至無所見既長游學晉州山路馬失同墜深澗中馬死公所傷唯壞一帽熙寧十年公年六十七矣六月微疾一日晝臥覺且言曰吾夢旌旗鶴鴈自空而下導吾行亂山中與司馬君實呂晦叔諸相分別於一驛回視壁間大書千秋萬歲四字吾神往矣無以醫藥相遇也後竟不起嘗於史傳中言上古聖人之生死多有如是意或荒唐今伯溫記其父安有妄耶此於傳中言行錄俱未載而聞見錄又無刊本故特錄出以見康節誠異人也此古今一見之者也

懷馬果報

嘉興萬石長懷氏者家富賓客滿東南以石爲庖池池闌爲肘貫主翁歿已久隣有吳老人亦物故而尸不寒三日不敢殮及甦自言曰初有一獐卒押至法

曹有官如王者傍執簿書人問曰汝壽未盡何遽攝
至卒復押面出索錢不行頃間見懷翁着械而來問
之謂曰吾當貸汝汝歸當爲我言之吾家殺生甚衆
罪皆歸我今受報百端吾不能爲若苦矣所可解者
惟有設大醮耳吳曰汝官人素不信此苟無佐證亦
徒言也懷翁曰冥中無可爲證但吾平生所積一一
語之矣惟牀頭之物夾屏風中四百兩兒子不知汝
爲我言可也吳領之及醒往語其子果然乃一如其
數又嘉靖甲午浙省考試官馬呈瑞入簾之父簾中
驛丞張煥夢考官騎後繫婦人之首騎奔入場張逐
之人頭曰勿救彼我特來報讐耳覺以告諸同事者
無何聞考官病御史以張善醫令入侍之則馬不可
治矣馬時尚了了但云驛丞爲我逐此婦人張詢其
僕乃知考官前任鎮江時斫死淫妾金氏昨過其地
遂動心得疾及死前一日語諸官曰幼嘗于九里湖
夢中舉後復入貢院欲易靴而或曰汝無靴矣昨入
簾覓靴不可得今非死之數乎嗚呼果報之說有之
耶有之乃奇怪也

僧轉世

托生之說亦妄矣時或有之不可決以爲無也但聖人之教不語怪耳螢雪叢說記前身之事多矣事不可信但余觀英傑之士必多般若中來不知何也聊舉宋人言之張方平乃瑯琊寺僧轉世見拾齋夜話東坡是真戒和尚所投見新話王十朋乃族叔之師嚴伯威見梅溪文集史彌遠乃覺閣梨之復生見隆山雜記已先爲五臺僧見孫公談園真西山是草菴和尚見癸辛雜記外集至本朝尙書胡澂乃天池僧之後身見墓誌皆事跡明白或自言或同時之人言諒不誣也

李林甫

子女翁曹和鐔飲于陸允誠家主人割鷄將烹而鷄背宛然李林甫三字客皆驚而不食事動杭城後子聞而謂客曰千年之後林甫尚爲冥報事耶客曰癸辛雜誌所載耕牛批背之事亦豈爲妄耶正三世爲牛七世娼之意也洪武間吳山雷震蟬蛻背書白起亦此之類歟衆皆右之子因言劉公嘉話中有畫工解奉先私資入已反誓曰若爾當爲牛報後果爲人

家一犢背有白文解奉先三字似此亦有之也但此
鷄不應如此之遠事乃偶然當置之不言也

佛光

嘗聞釋氏云出佛與舍利子之地每有光焉余未之
信也後見王嵐峯念守潯陽時遊廬山有記記云至
捨身崖予方股慄膽落不敢前一僧踴躍拜曰佛光
現矣初視紅色掩映雲端漸成五彩復圓如車輪如
是者三余誦之猶以爲此山靈之氣偶爾見於文殊
乘獅化現之地嘉靖甲午余在金陵遊大報恩寺寺

壯且麗可謂極天下之觀有舍利鎮塔下是日同
行者五人老僧隨之曰善人登之時有金甲神人
或五色光現不淨者一頃爲衆聞之且見其峻險遂
至二三層或四五層
余則竟行至頂意其言之妄
也不意出寺數十步
爾回觀則塔上橫射光彩真
如佛圖所畫遂指衆
見之此又不知何說

耽詩成癖

元人劉昂有山雨詩
水沒腰此景此時誰

嵩嵩山下逢秋雨破金遮頭
得清如窻下聽芭蕉余常晒

其上下淋漓清在何處近時海鹽沈某因誦離騷經而得二句曰叢蘭芳下韻不接因久思謔也遂歌曰忽憶靈均下人方驚扶乃曰好也好古今未常無對傾跌詩成癖不顧其身豈

五十三

蘇郡文微明之父林公治間為溫州知府一日覺似病狀令人往九仙祈夢夢仙曰孔老人之言即是歸

告府主文莫曉其故明日升堂有老人來稟曰命解之木共得板五十六片三片朽而無用文曰此尚可解多乎老人曰否則答以姓孔遂驚醒矣同郡唐寅字子以夢人示以中呂二字王鏊於山中見其壁字唐驚曰此余夢中語家疾作而卒時年亦五十三

也

托生

吾友金子良生女數

女乎家人曰何問也

髮家人叱去後三月

卿生子方三日有僧

曰何謂也僧曰是吾

然然亦不久死人以

動石銀錨

大禹之塚在紹興夫城十餘里塚上直豎一石名曰

砭石如人家插槌可以動搖聞下可以線過然數十

人稱之又不能起蘇州有磚砌之塔名曰宮巷塔雖

高不過三丈大不過數圍人撼之即動頂之風鈴每

爲人搖下因此塔亦每損每修今官府以欄木障之

好事者挂木以搖淮安清江浦廠中草園地上有鐵

錨數枚大者高八九尺小亦三四尺者不知何年之

物和傳永樂間三保太監下海所造雨淋口炙無點

髮之鏽視之真如銀鑄光澤猶日用於世者

武侯兵書

廣西全州山上有武侯兵書木匣歲或一換新板於外予舊曾聞之未信今大中丞顧東橋云親見也

生老病死苦

聞見錄載熙寧中王荆公改新法日爲生事曾魯公年老依違其間富鄭公稱病不出唐叅政與荆公爭直不勝疽發背卒而趙清獻惜之過唯叫苦而已時人稱爲生老病死苦又中吳紀聞載吳江邑小地狹崇寧中遂於縣東隙地置儒學以養生員置養院以存老者安濟坊以養病者漏澤園以葬死者當時亦有生老病死之稱予以彼時亦有慈幼局以養嬰孩之棄者何不以此易去生員之生及增縣獄之囚豈非真之生老病死苦耶以此視彼則可謂一虛一實之對也

聖汗

北魏孝昌三年二月洛陽平等寺金身兩目垂泪遍體俱濕時人稱爲佛汗如此三日而明年爾朱榮入洛誅戮百官殆盡

見洛陽伽藍記

宋靖康元年正月立春先

一曰京師太史局勾芒神流淚滴襟袖是年徽欽被擄見竊正德間賊人劉六輩反於山東未至曲阜而大聖人像面汗出其孫衍聖公以布拭之拭而復出後賊至盡擄每朝所賜豈非吾大聖先知其厄是亦淚也乎

女鬚

鷄肋編載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又宋史載都下朱節妻鬚長尺許徽宗賜爲女冠洪武初南京齊化門東街達達婦人亦有鬚鬚長尺許卷四十九

七修類藁卷四十九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奇譌類

鼻飲頭飛

元詩人陳孚出使安南有紀事之詩曰鼻飲如飢齏頭飛似轆轤蓋言土人能鼻飲者有頭能夜飛於海食魚曉復歸身者子見羸蟲集中所載老撾國人鼻飲水漿頭飛食魚近在海雲亦能鼻飲頭飛則怪也昨見星槎勝覽亦言占城國人有頭飛者乃婦人也

夜飛食人糞尖知而封其項或移其身則死矣作書者自云目擊其事予又考古城正接安南之南而老撾正接安南西北信陳詩之不誣也

五更啼

弘治己未科學士程敏政爲禮部主考官既入簾給事中華景劾之以爲囂題遂詔獄聚景一時呵護景坐不實去有右景者亦被罪當時雖廷辯然皆爲翰林諱而卒不得白但考卷命別取之故此科至三月方得揭曉而敏政不能無愧容矣後察來置酒有優人祇應扮引提雞者大叫曰我有一隻雞價賣一千兩一人曰誰家的賣得此價劉曰程學士家的只買他箇五更啼雞一座顏敏政亦窘尋卽致政

海觀杜撰

海觀張天錫錫作文極一健而用事多出杜撰人有責之者則高聲應之曰太平廣記蓋其書世所罕也

二命肆

二命安橋有星士號秀山門戶蕭然後推一命因批

日火入金鄉必主弟兄離散其人驚曰吾兄赴金鄉
軍吾兄弟俱送之至彼而病死是一火入金鄉而兄
弟離散也先生豈神人歟因薦與之自是來者充斥
洪福橋有周主簿亦善此術與休二十年日入於貧
遂設肆以交是日高坐嘆曰二十年做這許樣來屢
言罷休者數聲忽一人入簾拜曰我請此譬二十年
矣今欲往刺之而先生特爲相勸殆天所以啓我也
就出刃於靴中擲地而去亦曰是溫飽二事暗合甚
相類也得失豈非自有時耶

王沂公生

文昌化書後載梓潼神降筆勸敬字紙文又曰宋王
沂公之父見字紙遺墜必掇拾以香湯洗燒之一夕
夢宣聖拍其背曰汝何以重吾字紙之勤也恨汝老
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戶
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曾後果狀元及第誠若是則
吾夫子亦有輪迴果報之事乎老杜所謂孔子釋氏
親抱送者非欺我也可發一笑

十七字詩

正德間徽郡天旱府守祈雨久誠而神無感應無賴
子作十七字詩嘲之云太守出禱雨萬民皆喜悅昨
夜推窗看見月守知令人捕至責過十八止曰汝善
作嘲詩耶其人不應守以詩非已出根追作者又不
應守立曰汝能再作十七字詩則恕之否則罪置重
刑無賴應聲曰作詩十七字被責一十八若上萬言
書打殺守亦晒而逐之此世之所少無賴亦可謂勇
也

苦井

北京蘇州衛衛有苦井焉弘治間正月旦日清晨有
術人汲其水往甜井中易水而來向井呪詛而下之
此井遂變為甜水至今土人言之亦奇也

排笑詩

蛙翻白出潤蚓死紫之長二句人皆以此訕口而不
知出處殊不知此宋室有滔大使者好為此排笑之
詩也初哲宗炮艾舉此以娛故傳之也詩云日暖看
三纖三見蛛絲纖網風高關兩廂出遊遇左蛙翻白出潤白腹
似出字蚓死紫之長似之字撥飯聽琵琶吳飯時開琵琶鳳求
而潤

鳳持饅接建章持饅時接建歸來坐簾下打殺亦何

妨見門上鍾又一日雪作哲宗問有何詩方吟二句

云誰把鷺毛空處掃玉皇大帝賣私鹽皆此類也前

載說鄧後載羣居解頤近時成化間寧波好事者有

一詩嘲分守官云布議蘇崑李布政司叅議蘇州分

寧只點工怒揮門不炮以指揮門不放炮責鋪夜無籠籠燈

庫出收塔曬盤庫出塔收生燒接縣東生口燒紙接

買真兼得皂為買真皮靴畱綠老宜慈買綠段鋪戶

至則曰老亦宜之由滔大使始

謠語歇後詩

海鹽大寧寺僧明秀都綱職也攻詩字奔走勢利嘗

上一達官詩犯其所忌被責便下軍人王茂元嘲以

歇後諺語有箇利市仙官也天寧不毒不禿因上七步

成詩也打出巡而復也始言雖鄙俚因僧致戲頗得規誡

之意

五空數

金人田特秀轉運使也母妊時問仙仙曰前中後是

五五三十五生死與成敗逍遙在廊廡莫識其故

後生時五月五日午時以爲合三五之數矣豈知因
其生遂名五兒所居里名半十行當第五二十五歲
鄉府省御四試皆中第五死於憂午軒壽五十五八
月十五日也弘治間蘇州學生陶麟因科舉祈籤於
江東之神詞曰到頭萬事總成空是年不第以爲終
無成矣後應貢豈知編號乃空字正德丁卯領鄉薦
辛卯登進士卷號亦皆空字二事真可謂巧也

如玉遇鬼

錢塘醫士張璉字如玉與同醫張用道相善弘治甲

子用道卒于家如玉行醫徽州弗知也越半歲返家
出市遇用道於路外之相揖問起居用道似有愁
色如玉詢其來則云在僧家堂舍弟家中飯也後
如玉訪友馬浩淵用道之業如何馬曰已歿半年
矣如玉大驚具言其事二人駭愕翌日扣其弟
果是日祀其兄也此事親聞於浩淵者由此觀之則
牛僧孺所謂世間八鬼雜行但人不知鬼也及隆山
雜記洪楊祖復遇死妓而官員遇死妾者皆不妄也

馬王終事

嘗聞士宦死時恍惚自言去某地爲神或彼地之人
附體以言之予則以爲怪不足信昨見少師馬公文
升誌銘云公終後明日里人有王姓者自葉回忽遇
公於途見公蟒衣玉帶騎從甚盛若素出師之狀拜
而別之歸家聞公死矣又飲然王公恩死之日
有梳頭人倪姓者往歸公家十五里清晨見公輿從
出行以其素執役於公於道左以俟公過翌日至
公家則公病而歿矣此初聞於公之長子元甫豈皆
虛語哉此或左氏所謂仕生用物宏而取精多故有

是歟

三天

婦人再醮有不得已者亦非也况吳有婦人乃縉紳
之女家富而識字已嫁二夫其夫復死將再醮焉士
人恥之有嘲一絕以戲之者詩云辭靈羹飯哭金錢
哭出先天與後天明日洞房花燭夜三天門下會神
仙

韻府羣玉秀才

海虞吳訥宿儒也有文章辯體行於世以士無根據

之學而小小記聞者謂之韻府羣玉秀才亦可謂善喻矣

陳籊桶

陳籊桶相傳宋仙也能道徽欽事甚悉跣足蓬頭冬夏單穿衲衣一領衣甚舊而不污鬚鬢斑白目一色若蒼玉然可半百人矣名公皆欲求見隱顯不測今日江東明日關陝非自來不可得焉吾友王元甫弘治間會於揚州官舍所言甚平易時坐於藥欄之上弟元敬以火銃擊背如不知者事飯而去昨聞太常盛公端明云有傳乃晉人文似宋作也

姨夫錢

杭有無賴子某祖起延商貨賣後至無賴因不事生而貧矣然尙業其祖父有客至則入其財爲已有客索時則又俟後客之貨轉賣以償焉年復年客復客名曰姨夫錢蓋以夫死姨復可以嫁人之意耳後被人謗則自解以戲曰我家開行數十年何常拖欠客人錢後客移還前客去客人自欠客人錢予以此言雖俚甚爲蘊藉無賴亦聰明子也惜不用此以治生

哀哉

婚券相合

錢塘定北鄉大青嶺居民邵士賢成化間一產三子皆不育踰年復生一子小字回官既越月士賢行於隣左沙中偶見白物隱出掘之得一銀牌上鑒云陝西蘭縣民人回官本年丙午九月二十二日午時建生凡二十二字正與士賢之子相同但不知爲何姓牌之背又有花籃二十五對等字乃婚券也人多見之逾三月回官亦歿此不可曉者也

諸淪愛棺

姚江諸淪鄉進士也寓於姑蘇僧舍者年餘鄰有壽函木甚美淪愛之出入必撫之曰好材居無何淪客死僧遂以價請於主人而殮之及開看內題所製年月則正淪生之日也亦可謂異哉

太守對

吾杭鄒大參虞善諱知延平時親友皆爲其討繡花補子蓋補乃延素產也後到任則延乃四時多筭而補絕少回與人曰吾任損有餘補不足也人莫不笑

子聞而語曰昔陳亞知恩州到任與親友書曰使君
五馬雙旌名目而已螭螭一文兩箇真實不虛二公
豈非其切對乎

諺語至理

御史初至則曰驚天動地過幾月則曰昏天黑地去
時則曰寂天寞地此言其無才者也賒酒時風花雪
月飲之時流星起月計錢時水底摸月喻世之無賴
者也未娶時越河跳井既娶則擔雪填井娶久多生
不能養育則投河奔井此言雖戲皆深致於理也

豐李夢

吾友吏會主政存禮坊鄞人也寓杭構疾舟中勢
將危恍惚見老父於帳外爲豐取手針之家人見其
出臂將欲與之收被中則豐言欲飲食也明日遂愈
又庠友李世傑應魁一日得疾月餘不解羣醫皆以
必不起矣夜夢梓潼授藥一丸促令食之覺後似少
愈焉明日醫視脈症卽曰可救矣旬日亦痊二事予
親見之者

詩人無恥

江湖遊士多以星命相卜挾中朝尺書而奔走閩臺
郡縣以餬口因之爲生涯也然而詩人亦甘心於是
者如宋壺山白遜一謁賈似道獲楮幣二十萬緡是
矣所以不顧廉恥而望門倒屣爲閹者厭甚可愧也
近見金華一友慣遊食於四方以賣詩文爲名而實
干謁朱紫有私印一顆其文云芙蓉山頂一片白雲
其自擬清高如此友人商履之嘲曰此雲每日飛到
丹臺上聞者絕倒

異胎

弘治甲寅四月湖市賣魚橋草營巷有生兒一頭兩
面雙耳四足男女皆具者其家怪之棄於市河中行
丐收之人有求觀者索錢一文予以此必雙兒未判
者也是年十一月嘉禾橫橋有航人李碩者妻臨產
腹痛欲裂生一鰲而手足則人也蓋此婦生居澤國
所見必多此物氣類相感而然耳古有胎教詎不信
夫

盜酒令

予嘗同羣士會飲有行令欲以犯盜事爲對者遂曰

發塚可對竊家繼者曰白晝搶奪對昏夜私奔衆曰私奔非盜也繼者爭以此雖名目不倫原情得非盜而何一人曰打地洞可對開天窗衆又曰開天窗決非盜事矣對者笑而解曰今之歛人財而爲首者尅滅其物諺謂開天窗豈非盜乎衆哄而笑又一人曰尤有好者如三櫓船正好對四人轎衆方默想彼則曰三櫓船固載強盜而四轎所擡非大盜乎衆益哄焉坐有四轎之客不樂予曰涇渭不倫清者當稱四科入四輔轎云乎哉濁者豈曰盜焉真可謂四獸矣衆然之而樂

中酒千金方

嘗聞中山武寧王玄孫徐某一曰與畫師吳小仙太醫孫院使宴飲命吳畫女樂諸子及孫吳陪飲之圖畫畢徐喜曰惜欠風流題客過曰太常卿呂常見而題歌一篇首曰吳生畫手稱絕奇老我措大能評之麗人舊讀少陵作此樂獨謂君侯宜徐曰不必談我但要寫當日實事耳呂然後鋪敘家樂援引故典通篇儘佳末云吳生吳生欲闡揚自畫白晝居侯旁如

何更著孫思邈中酒却要千金方徐大笑曰是日果中酒也聞者絕倒予讀九栢藁果有此歌呂可謂善戲而徐則癡人前不得說夢耳

覓利太守

正德間嘉興太守羅以新絲銅鐵照斤數而易人網巾鋼針唐夏侯彪以萬錢貨雞子幾何候雞母抱兒成雞然後收之以萬錢貨筭若干待其成竹然後納官時古今豈無對耶

神木

永樂四年取木於嶺之馬湖府計庸萬夫之力方可出水一夕不自達於途行聲如雷巨石爲開膚寸不損事聞廷臣稱賀上遣使尚潘賜賚香往答神休詔有司建祠歲祭見前文他書又云有山呼聲者三震動天地今京師木廠曰神木亦由此也聞其木尙存一二心已腐朽人可於腹中行過嘉靖癸卯四月朝廷建九廟命內弟主事吳宗乾取木於湖廣辰州卯洞其木竟頭高丈六用力尤艱於前死夫不可計得至水口忽風雨一木復入於山曲處餘木得達閘河

河又無水難行吳祭而禱焉明日雨注而入者出增
水三尺矣此皆可見朝廷之福神助之也

換字詩

嘉靖中吾杭有好爲六朝詩者不獨巧麗而且欲用
不經人道之語易字換句遂至妄誕不稽背碍難通
矣吳友編修金美之作詩嘲云何處歌新調旂音旂
固不羣剪花金瑣瑣關葉玉紛紛巧疊空中錦輕
裁水上雲自慚心太拙到此不能文又虞子匡一日
遞一詩示余曰請商之何如余二誦而不知何題虞

曰吾幼時人換字之法戲改岳武穆送張紫崖北伐
詩也其詩曰誓律飈雷速神威震坎隅遐征逾趙地
力戰越秦墟驥蹂匈奴頸戈殲韃靼驅旋師謝彤闕
再造故皇都岳云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
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蹀月氏血旗裏克汗頭歸來報
明主恢復舊神州不過逐字換之遂撫掌相笑今時
之弊之如此金詩旂旒二字不知者又譏之當爲仄
聲倚你者已辨虞雖一時謔浪深似諸子之病
箕仙多鬼不可頻召

金陵士人顧某數召箕求詩一日得詩云天冷山城
二鼓敲雪迷洞口路迢迢雲窻童子燒松火待我鸞
輿下碧霄請書名則又寫二詩云古來花貌說仙娥
自是仙娥薄命多一曲霓裳未終舞金釧早委馬嵬
坡又云昔日長安一太真君王一見笑傾城洗兒故
事今何在只問蓬萊玉色人後累召累詩言貌言情
其辭不一遂爲所惑意欲一觀真形以暢平生之所
慕淫慾熾矣忽薄暮有婦人自空而下然亦畏死而
失聲驚走家人共守過夜明日方念則婦人又至恐
怖懷憂無時寧息將至喪心者焉後得一二友人挽
之遠遊久而方絕一也又杭人召箕久遠得其所資
語之曰可與仙翁一見乎拒曰幽明相隔不可也過
日又懇其久好寧無一會耶仙曰明日侵晨當於後
園梅樹下會也至期則見其綸死髯尸懸樹一怖病
幾死此二事正與夷堅志女鬼惑仇鐸者相類人之
不可惑於邪也如此夫

帝王淫亂

人有恣其淫性而不顧五倫真獸類也作始者寧容

誅耶書之簡編寧無汚耶然古有書惡人於座右所以戒將來子特錄出不特使人人皆知其惡而爲萬世罵名亦所以誅惡於既往父奪子婦魯惠公子息姑所定宋女色美娶而奪之楚平王之奪太子芊建所定秦女唐玄宗奪子壽王瑁妻楊氏爲貴妃父亂子妻春秋蔡景侯爲太子般娶楚女爲妻景侯私通之般遂弑景侯子收父妾晉獻公烝父妾齊姜衛宣公烝父妾夷姜厥後唐高宗立父妾武則天隋文帝陳夫人太子廣烝之兄收弟婦唐太宗收齊王元吉妻楊氏生子明姪收叔母後晉出帝納叔母陳氏爲妻又有父收親女金熙宗殺其弟胙王奪其妃諸王兄弟之女皆淫之甚者淫及親女姪完顏亮弑之自立亦淫諸女及妹叔母皆淫之又殺親母惡尤甚焉弟收兄妻北齊武成帝收嫂李后兄淫妹齊襄公通其妹魯桓公夫人文姜後北魏之孝武帝通其妹明月公主蓋自襄公始也君淫於下陳靈公淫夏姬姬之子夏徵舒弑之臣淫於上嫪毐通秦太后後審食其之通漢呂后臣娶君后元秦定皇帝崩丞相燕帖

本兒娶其后爲夫人其帝家之公主四十人俱納爲妾若夫觀淫爲樂者自商紂使男女裸體相逐爲嬉其後宋廢帝幸華林園使宮人裸體與左右爲樂

白起

輟耕錄載白起王皮對證事且言當時朝廷知之差進士高哲督察余意自秦至元千百年矣就使有報應之說王皮何不當前對之耶豈前時又不可勾攝之邪設使信之則洪武已西杭吳山三茅觀雷擊白蜈蚣一條長尺許廣二寸身有殷色楷書秦白起三

字

武林紀事

亦一證也是可信耶謂之怪也

前定

吾杭張子清濂嘉靖辛卯中省元榜有秦鳴夏者其父垂沒時如夢中語曰此兒張濂榜舉人中後語子清言及是事追數其年則張尚未生也又聞先輩淞江張黼未第時夢人告以登科在狀元先覺而思之吾必無分於試錄矣豈有名先狀元者乎及丁未會試名在十五而十六乃鉛山費鵲湖宏殿試費爲狀元計其夢亦費未生也

白血無血

宋建炎間荊州長陽民婦向氏被賊皮仲執之不受辱被害人見其白乳自吮流至踵制州誌又元王伯顏

至正九年為福寧州尹被賊王善執之欲降不屈挺

頸受刃頸斷白液如乳後以陰兵助州滅賊見元正

德七年流賊陷上蔡上蔡知縣霍恩被執罵賊不屈

斷頸無血白氣縷縷若騰龍然世之戲言白血此或

可擬也又宋李庭芝死節時血無一點見韋君予以

四人男女不同皆英烈忠貞者也古人亦有然者不

知四人何又如此之異

數兆於字

夫吉凶固惟人為而事必有一定之數也或人言破

之速見其驗予以耳目所記如漢岑彭建營於彭亡

之地遂為客利蜀龐統過落鳳坡射死唐李懷光叛

逆至埋懷村為馬燧斬首宋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

後賜死潭州不忍自盡仰見所居之樓扁曰平楚就

縊于瞻貶儋州子由貶雷州魯直貶宜州人言大蘇

立人可也二蘇兩在田上其來未艾乎宜字似直字

黃之蓋棺像也後俱如言本朝景泰辛未狀元柯潛
人曰柯有哥音潛有旋音正統其回鑾乎未幾正統
北還弘治乙丑狀元顧鼎臣人曰鼎成龍去事可寒
心不久孝廟升天正德末寧藩謀亂師渡黃石磯而
敗亡豈非王失基乎

七修類稿卷四十九終

